



2.

進入藝專接受學院教育

謝棟樑於1968年考進國立藝專美術科，原本想唸西畫組的他，因該組人數過多而被迫分到國畫組，而後二年級時他主動與雕塑科同學換組，因緣際會地走上雕塑之路。他接受學院教育寫實基本功之訓練，原有對藝術的興趣和天分也被激發出來。二年級以〈芙蓉春日凝〉參加第33屆臺陽美術展覽會獲獎，隨後在臺北市美展、全國美展、臺陽美展獲得大獎。在求學時代，他表現不服輸的鬥志和創造精神，除了有作品印證，另在推廣玻璃纖維用於雕塑方面也有所貢獻。



【本頁圖】1973年，謝棟樑與退伍後首件作品〈李小龍像〉合影。

【左頁圖】謝棟樑，「變形」系列一〈回首〉，1984，玻璃纖維，33×23×84cm。

陰錯陽差：從國畫組到雕塑科

1968年，二十歲的謝棟樑參加大專聯考，之前在填寫志願表時，選擇的第一志願是師範大學美術系，結果考取第二志願國立藝專美術科。大學放榜時，謝棟樑學科358分，高於師大美術系最低錄取分數356分，他質疑為什麼沒有考上師大？個性內向的他心情鬱卒，愛子心切的父親知道消息後，奔走託人委請時任臺灣省議會議長的謝東閔出面關照，才知道師大美術系術科最低錄取標準是60分，國立藝專是50分。

「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」前身為1955年成立的「國立藝術學校」，1994年升格「國立臺灣藝術學院」，2001年改名「國立臺灣藝術大學」。謝棟樑就讀時的藝專美術科分「西畫組」和「國畫組」兩組，他原本志在學西畫，不料在開學第三天分組調查時，當時的科主任李梅樹（1902-1983）發現西畫組有三十九人，國畫組只有六人，認為人數顯然不成比例，於是裁定聯考術科達57分以上的二十三人編入西畫組，其餘的十六人和志願的六人編在國畫組。謝棟樑術科未達57分，因此無法到西畫組。他說：

當時我覺得很不合理，教育竟然不能照學生的興趣，強說是為了教育的平衡和配合教室的設備。美術科既然分西畫和國畫兩組，為什麼不在聯考時讓學生填好志願，如果能這樣，學科成績較好的學生一定能如願考上西畫組，因為我的學科成績是美術科第七高分。

當年的國立藝專規定學生轉科、轉組只能跟同學交換。謝棟樑一度詢問西畫組同學有無調換組別的意願，都得不到回應。他想到雕塑科在當時堪稱是冷門科目，聯考的錄取成績在美術科之下，調換的可能性較高，因此轉而找雕塑科同學探聽。經過詢問，在一年級下學期時終於有眉目，雕塑科一位叫林昌松的同學願意跟他換組，由於雕塑並非他所嚮往，同年謝棟樑再度參加大專聯考，志願表只填寫一個：「師範大學美



1971年，謝棟樑藝專時期大頭照。

術系」。這一回，術科考八十多分，學科卻差一分，未達錄取標準，只好繼續留在藝專。

因為這樣的陰錯陽差，謝棟樑從專科二年級開始成為雕塑科學生，注定一生走上雕刻藝術之路。他事後回想，若當初如願考上師大，往後可能以教書為業，或者從事西畫創作。人生之境遇似乎在冥冥中已有安排。據他了解，當年在雕塑科同班的十八人當中，只有他至今還在從事雕塑創作。

〈芙蓉春日凝〉初試啼聲

一年的美術科國畫組課業，打開謝棟樑的藝術學習之門。當時學校聘請劉煜（1919-2015）教素描，陳慧坤（1907-2011）教毛筆白描，陳慧坤老師有時會叫他充當模特兒，留下難忘的課堂經驗。二年級轉入雕塑科後，除了上二年級的課程，還得補修一年級未修的「塑造課」。謝棟樑在一年級所打下的素描基礎，讓這門課程得以順利過關。二年級的授課師長和課程，包括施翠峰（1925-2018）的西洋美術史、凌嵩郎的美學，以及丘雲（1912-2009）的雕塑等。很多學生不愛雕塑這門課，覺得整天待在髒兮兮的教室，也不像西畫或水墨畫那般受重視，但謝棟樑因個性使然，無論如何都自我勉勵要堅持下去！

1970年，謝棟樑以〈芙蓉春日凝〉獲得「國華廣告公司獎」。





1971年，謝棟樑藝專三年級時與榮獲第3屆臺北市美展第一名作品〈恁摺〉合影。

【右頁圖】
謝棟樑，「寫實」系列—
〈暮靄〉，1971，玻璃纖維，
55×36×202cm。

在謝棟樑進入藝專的時代，雕塑在臺灣的美術項目裡尚是冷門。藝專老師幾乎都學習傳統出身，專注於教導寫實的基本功。擔任雕塑理論與技法的授課老師丘雲，出生於廣東蕉嶺縣，1936年從杭州藝專雕塑系畢業，1954年來臺，1962-1993年之間在國立藝專執教，培育新一代的雕塑人才，本身從事寫實人物雕塑。他在課堂上除講授理論與技法，也會介紹羅丹（Auguste Rodin, 1840-1917）等世界知名的藝術家。「他跟我們說，若沒有時間做很寫實，筆觸可以大一些，留一些空間。」謝棟樑感念當年的基礎訓練，讓日後創作抽象作品有很大的助益。

1970年，謝棟樑二年級下學期時，學習塑造僅僅半年，便以〈芙蓉春日凝〉（P19）參加第33屆臺陽美展，獲得「國華廣告公司獎」。他說，這個獎勵證明他的術科並不差，沒考上師大只是沒有準備好。學院式的雕塑訓練注重素描基本功，這剛好是他的專長，所以做寫實的作品很快就能上手。1971年〈恁摺〉榮獲第3屆臺北市美展第一名、〈春之聲〉（P23）得到第6屆全國美展第二名、〈暮靄〉獲得第34屆臺陽美展省教育會獎，這些榮譽使得他對從事雕塑更為執著，也對選擇這一條藝術之路倍增信心。

在藝專求學期間，謝棟樑原本瘦弱的身體有所改善，體重增加7公

斤，身高多了4公分。他的學科成績雖然優秀，或許是體質關係，體育分數不佳，光是100公尺田徑一項跑了十九秒，體育學期成績只有六十分，未能達到獎學金申請標準。學科成績比班上第一名和第二名都拿獎學金同學還高的謝棟樑，心裡頗不服氣，同學教他去跟體育老師說明狀況，到了三年級，終於拿到獎學金。

謝棟樑積極進取的個性，見諸於他在藝專的求學問藝態度。為了彌補一年級在雕塑學習的耽誤，他善用每天校內的時間，回到家都接近午夜。三年級那年，為了製作〈暮靄〉，連續兩周在學校做到晚間，再搭10點50分從校區板橋發車的最後一班公車，轉搭欣欣客運到木柵溝子口的臺電員工宿舍。在送件參加臺陽美展的前三天，則不眠不休地做最後修飾，直到送件當日在教室才小睡一小時。同年的9月18日是他入伍當兵之日，之前的兩天，他為參加全國雕塑展，還從埔里住家到板橋學校通宵創作，因時間有限，只好請學弟王秀杞（1950-）幫忙翻模送件。諸如此類種種為藝術奮不顧身的傻勁，至今回想起來都覺得是藝術生命中難得的勵志經歷。

講究「形」、「質」、「色」的雕塑

謝棟樑早在小學生時代用蠟筆作畫，也會用水彩，但是從未接觸雕塑，在進入藝專之前，他還以為雕塑就是「做陶器」。校園的學習生涯開啟了他對這一門藝術的認知，原來雕塑牽涉深廣，除傳統的「雕刻」和「塑造」，實則還含括材質、性質、形式的運用與理念的表現。雕刻的材料主要有陶土、竹、石、木、牙等；性質有紀念性、裝置性、宗教性和表現性等；形式有圓雕、浮雕、透雕、線刻等。進入專業創作之後，他認為雕塑應是藝術家利用所有可創作的媒材，將自己思想與感情轉化為立體的作品，屬於精神性且供純粹欣賞。「形」、「質」、「色」乃是他數十年來力求掌握的



創作要件。

有關「形」的部分，他從經驗中體會到繪畫是視覺藝術，雕塑是觸覺藝術，也是空間藝術。謝棟樑曾說：

雕塑的空間，不單是材料占據的部分，尚且包括與實體有關的虛空，這虛空比實體空間還重要，就是「氣感」。看一件作品要從四面八方各角度欣賞：線條的韻律轉變、面積的陰陽轉化、塊體的虛實呼應，這些安排須有對稱，對稱中有和諧，變化中有統一，統一中有變化。這是一種美學的思考方向。

「質」則是質感的表達。謝棟樑認為雕塑的質感有軟硬、冷熱、透明與不透明、肌理的粗糙與光滑等。像他做石雕，就感覺到其他材質難以表現出石雕的質感和量感。「藝術應保留一些自然的部分，最好也能將所使用的材質特性表現出來。」他的石雕保留了敲打痕跡和崩裂的塊面；有些作品則直接以鐵絲網呈現，不翻模，藉以呈現它透明性的質感。

至於「色」的部分，他以為雕塑和色彩關係非常密切。大致說來，雕塑之著色是為了表現其重量感，利用適當的色澤來強調作品之意涵，像以冷色調的暗綠或青銅色表現冷靜、沉潛或思慮之情感；激昂、奔放或熱情則以暖色調的棕色、紅色、黃色等表現。不過隨著時代變遷，雕塑色彩的變化已突破昔日的傳統手法，像不鏽鋼製作將它潔亮、反光的素材特質作為色彩因素，不再加顏色處理了。

改革傳統材料，推廣塑膠雕塑

傳統的臺灣雕塑，最多見於宗教的廟宇，或是庶民生活的紀念物品。臺灣現代雕塑藝術的發展，開始以寫實為主。從日本移轉來的西方寫實觀念與技術，在日治時代產生大理石、青銅鑄造的人物塑像與動物塑像等，強調逼真感或等比尺寸。留學日本的黃土水（1895-1930）是該

時代的代表人物。1950年代以後，在西方現代主義思潮衝擊之下，雕塑跳脫寫實的傳統窠臼，產生抽象的形體，雕塑家也多方面嘗試不同的媒材，甚至結合不同的材質成就一件作品，並進一步引入東方文化的思維。到了近代，雕塑風格更是多樣並陳。在科技運用和實驗性迸發之下，雕塑也呈現新時代的相貌。

2020年9月，臺灣創價學會策劃主辦一項「雕塑的力量——臺灣雕塑今昔滙展」，以「形」、「聚」、「塑」三子題，分別探討臺灣不同時期、不同媒材的雕塑發展。「形」著墨於寫實再現的觀念；「聚」是回顧自1950年開始，臺灣雕塑從寫實進入抽象形構的轉化與發展；「塑」則藉由泥土塑形、成形、變形及破形手法進行創作。謝棟樑的雕塑老師丘雲和蒲添生（1912-1996）、楊英風（1926-1997）三人作品同列「形」的系列。蒲添生的〈春之光〉以青銅製作，楊英風的〈鳳凰來儀〉是不鏽鋼作品，丘雲的〈晨妝〉材質則標示：玻璃纖維強化塑膠。

玻璃纖維用之於雕塑，是1970年謝棟樑尚在藝專三年級時所推廣。他說：「我有不服輸的鬥志和創造的精神。既然要學雕塑，那就要認真，而且要比別人認真，才能在這冷門的藝術領域出人頭地。在逆境中求生存，就要面對環境，適應環境。我面對髒亂教室和材料，不但適應雕塑的環境生活，也創造改革了雕塑的材料。」



1972年5月，《美術雜誌》第19期介紹謝棟樑的頁面。作品圖為謝棟樑1971年得到第6屆全國美展第二名的〈春之聲〉。



1971年，謝棟樑學生時期改革材料，第一件破高度紀錄玻璃纖維作品〈暮靄〉。

當時他除了埋首學習，另一項重要的成績就是研究雕塑材料，推廣玻璃纖維廣泛用在雕塑創作，改革石膏和水泥等易碎和笨重的缺點，成為雕塑界材質應用的主流。

謝棟樑的用心和成果，經他的小學老師、藝評家黃朝湖在1972年5月發刊的第19期《美術雜誌》披露：題為〈首創「塑膠」雕塑的謝棟樑〉(P.23)文章，並搭配謝棟樑1971年的〈春之聲〉作品圖片，引起藝術界和讀者的注意。由於詢問者眾，雜誌特地邀約謝棟樑在第21期以專文解說「塑膠」雕塑的技法，也附上他以塑膠為材質的人像和人體雕塑圖片。

謝棟樑指出，塑膠雕塑的材料，早就被工商界用來製作人體時

裝模特兒、裝潢設計公司的壓克力板、五彩燈罩、骨董工藝複製品或仿造翡翠珠寶。但商家將此納為「商業機密」，基於利益關係，未對外公開。為了一探究竟，他在二年級暑假時，和同學陳瓊姝到臺中冠東化學公司實習，該公司主要製作玻璃纖維的立體模型。他利用午休時間，在熱氣蒸騰、臭氣逼人的廠房裡，看汗流浹背的師傅作業，得以了解塑膠運用的材料及製作程序。

據謝棟樑研究的心得：塑膠雕塑所涉及的主要材料有寶麗樹脂、玻璃纖維、滑石粉、硬化劑及促進劑等。寶麗樹脂是一種強化塑膠，成透明液體狀；玻璃纖維用以強化塑膠的韌性；滑石粉用以塗在塑膠裡面，使之成濃膠狀或半固體，方便塑膠塗抹於石膏模的壁上。他發現利用質

【右頁上二圖】
1972年7月，謝棟樑為《美術雜誌》第21期撰文。

【右頁下圖】
謝棟樑，「寫實」系列—〈生機〉，1970，玻璃纖維，高約57cm。



地堅硬而輕巧的塑膠，取代石膏翻製雕塑作品，為創作者帶來莫大的方便。在三年級開學時，他到臺北市天水路的化工原料行採買寶麗樹脂、玻璃纖維等材料，從電影《麥坎納淘金記》主人翁得到靈感，完成第一件塑膠雕塑〈生機〉。

繼〈生機〉之後，他陸續試做幾件大型的塑膠雕塑，發現塑膠雕塑體輕，易於搬運，而經過藝術手法處理的塑膠雕塑，質感也較石膏製品出色，他便介紹給雕塑科的老師和同學，大家對這種革命性的雕塑材料都很好奇也稱讚不已。包括丘雲老師在內的前輩藝術家都相繼使用，這種雕塑材料的革新深具時代意義，提供雕塑創作更寬闊的動力和願景。

